

断山情缘

■ 陆向荣

断山，是一座山的名字，它就在滇西巍山绵延不绝的哀牢群峰中。我与断山的缘分，始于一箱蜂的认养活动。

其实，对于断山所在的巍山县巍宝山乡合作村，我并不陌生。2007年被抽调到县林业局从事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时，当时的合作村还不通水泥路，过西河也没有桥。记得有次去村里下乡遇上了暴雨，西河内洪水滔天，车子过不了河，还好河边有台正在施工的挖掘机，就请师傅将我们放在挖掘机铲斗里“递”到了对岸。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坐挖掘机铲斗渡河。当然，也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当时，合作村村民外出到县城需要越过山坳，蹚过河水，步行一个多小时到巍南公路再乘车。不仅费时费力，遇上雨天过河还十分危险。

时光如白驹过隙。后来的脱贫攻坚期间，我在同事的新闻报道中看到合作村不仅通了水泥路，还建起了桥

梁，村民出行已变得十分快捷，不由得暗暗为他们高兴。

但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断山。直到2022年的3月初，我在朋友圈中得知了关于合作村的一个消息：村里的蜂蜜滞销了！

原来，在合作村有一个叫断山的地方，生态环境十分好，无污染，各类野花繁多，尤其是野蔷薇很多，产出的蜂蜜有股野蔷薇花香味，甜中带着苦，还有清凉解毒、消食化积的功效，其蜂蜜在当地较有名气。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合作村就有养殖蜜蜂的传统。2019年8月，村里成立了断山野坝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将蜜蜂产业由过去的分散养殖向“抱团取暖”的集约化养殖发展。全村共发展养殖点12个，养蜂3000多箱，年经济总收入近70万元，不仅增加了村民收入，集体经济也得到了发展。

好事总是多磨。正当村里的这一“甜蜜产业”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发

展良好势头的时候，由于市场变化，让合作村的蜂蜜从2021年起出现了销售危机，手中有优质蜂蜜却卖不出去，蜂农们都愁眉不展。

朋友问我，能不能组织巍山作家协会会员搞一次蜜蜂认养公益助农采风活动？在力所能及认购蜂蜜助农的同时，通过大家的宣传让合作村蜂蜜的名气进一步打响。

对于断山，总有一种割舍不开的情怀。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我找到了巍山一滴水爱心公益团队的负责人陈劲、大理郭龙文化传媒负责人徐述林，能合作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为鉴一起商量，决定面向全社会开展蜜蜂认养活动，在每个蜂箱上钉上认养人的专属铭牌，认养费用为一箱一年200元，合作社承诺每箱蜜蜂均为野外原生态养殖并代为管理，一年下来这一窝蜜蜂中价值200元的蜂蜜归认养者所有，每箱蜜蜂每年所产蜂蜜价值如果少于200元由

合作社补足。

2022年3月25日，首次公益助农采风暨“断山野坝”中华蜂认养仪式在断山举行。

蓝天白云下，青山绿草地。当首批34名志愿者乘坐客车翻山越岭20余公里抵达断山时，大家被当地良好的生态惊呆了。漫山遍野的映山红，从一座山头蔓延到另一座山头，从一条篱沟铺展到另一条篱沟，像舞家人晒在山坡上的一块块红绣帕。

映山红环绕着的草地上，长满了密密麻麻的野坝蒿。记得小时候缺医少药的年代，母亲经常将这种长在山野里的野草，割回来几枝放在土锅里熬了让我们喝，说是清凉解毒、消食化积的作用，多年后在县城的烧烤摊上，也有野坝蒿茶，功效大抵一致。

野坝蒿间，随处可见的蕨菜举起它嫩嫩的“小拳头”，许多志愿者不一会儿便采了一大袋，惊叫声、欢笑声响遍了整个山坡……

断山开满映山红，一坛好蜜出深山。首次认养活动开展后，断山蜂蜜的知名度更高了，从认养者角度来说，从“买”蜂蜜到自己“产”蜂蜜，归属感和体验感更强；于合作社而言，则实现了从养蜂产蜜“卖钱”到别人寄养蜜蜂“送钱”的转变。

春认一箱蜂，冬收两瓶蜜。此后的几年里，我们的蜜蜂认养活动一直在持续，不知不觉中，活动已开展了四年，参与认养的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也越来越多了。到了2025年，共有76名公益志愿者认养蜜蜂79箱，200元“甜蜜投资”助力深山蜂蜜“飞”出了“新卖法”。

此刻，时光已跨过了2026年的门槛。冬天快要过去，春天近在咫尺。我们再次相约，待到三月春暖花开，再向断山行，徒步健身，踏青赏花，采摘山野菜……

一份断山缘，一生断山情。我想，此生与断山的缘分，定会同千里哀牢群峰绵延不断。

诗遇爱情 | 罗华峰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蝴蝶飞舞在大理
于是许下了一个承诺
我想带着风去大理
去看洱海清清 洱海亲
邂逅 最美的爱情

或许你已不记得
苍山负雪 望夫云端
由远及近 一生一恋
山一程 水一程
风吹不干 雨打不湿
蓝白之上 纯洁的爱情

你说
爱恋 凝固如厚重的苍山
于是 看山看水的记忆里
山青 水秀 月明
我知道 你的牵挂
融化成柔情的洱海水
于是 你的微笑
一次次 跨越崇山峻岭
伴我 逐梦前行

成为那棵树 | 董小梅

(外一首)

我要成为苍山上的那棵树
长在青岩与雾的交界处
终将以落叶入清渠 化作
瀑布的回响

我俯身
从银河的垂落
看到炭类舒展的腰肢
洱海送来的风
是母亲梳过女浪的手

我数着山的年轮
马蹄踏碎烽烟
驿道的盐霜凝成静默
而三月街上银器碰撞的脆响
正锻造着脊梁的弧度

我要站在山的颌顶
看时间如何用战火与炊烟
刺绣这片土地
我要用铁质的年轮站立
把每个晨昏站成守望的姿势

我不只见证
我还将自己削成
一柄透明的尺
丈量每一粒尘土的
苏醒与睡去

洱海月

我怎敢爱洱海的那轮月亮
那碎在浪尖的银箔层层漾开
碎成千百个晃动的夜晚
而我只是渔火熄灭后
一缕不肯散去的轻烟

我怎敢爱这水面的镜子
映照三塔倾斜的身影
将海棠窗棂的花纹
印在石板路的清霜上
城墙剥落的砖缝里
鹿耳草正收集着巨古的反光
白族姑娘发间的银梳
突然亮成另一弯新月

我怎敢伸手去触碰水里的影
那同时沉在十八溪的源头
漂在扎染布的靛蓝里
今夜她为每个仰望者
掰开自己圆满的光
有人接住一片银鳞
有人接住整座苍山的倒影

而我只在风起时
把微弱的闪烁埋进水面
成为她漫溢的辉光中
最轻的那道涟漪

桂香 | 胡家俊

疾驰的车
步履匆匆的我
谁也没留意枝间的你
绿影中透出的那抹淡雅
把沁人心脾的香
默默赠予过往
穿过长街短巷
你的馨香仍驻我衣袖

直到秋雨敲窗的夜
你辞别枝丫
飘落化春泥
我仍在心里念着你

桃之夭夭

■ 张美华

我一直以为，喜欢桃是因为桃花的清丽和桃子的甜美，直到春天的一次邂逅，才发现，原来桃树也如此让我心生欢喜。

那一天，在大理大学图书馆后面的空地上，我看见一片树林。初见我想当然地以为是梅树，脱口惊呼，哇，这梅树！我不好意思把“好看”两字说出口，觉得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眼前的树太过肤浅。待我走近了看，才发现自己闹了个乌龙：树下的叶子怎么又细又长，梅树的叶片是卵形的呀！没错，这不是梅，是桃。随行的朋友说，梅树的枝干是直的，这不是梅。他的话在前方几步开外就得到了验证，桃林旁刚好有一片梅林。

没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热烈和绚丽，没有绿荫如盖、枝繁叶茂的蓬勃和浓烈，没有汁水四溢、果肉软糯的甘甜与满足，只有一株株干筋瘦骨、稀稀疏疏挂着几片长圆形叶片的桃树。树干的下半段裹着一条白色的紧身短褂，那是石灰浆，不知是为了防腐还是防虫，若是防腐的话，未免有些单薄。上半段裹着褐色的粗布衣裳，不断生发出细长的手臂。每一株桃树都是一个舞蹈家，身材足够苗条，足够柔韧。枝条有的笔直有的弯曲，弯曲的枝条弯得那般随意，弯得那般恣肆，有时正朝南边长着，忽然就转身向北，只留下一个拐子弯；有时正低头思索，却又惦记着天上的风景，走走停停曲曲折折生长。很少有枝条朝着一个方向伸展，你去往左边，我去往上边，她就旁逸斜出，朝着自己心之所向往。枝干上偶有茸茸的墨绿苔藓，那是时光和桃树结契的印记，牢牢附着在斧凿刀刻般粗粝的肌肤上，直至与肌肤完全生长在一起。

眼前的桃树枝条横七竖八，自顾自地生长，乍一看杂乱无章，实则井然有序。枝条上，叶片大多已经翩然落地，即使偶然有几片高挂枝头，也早已形容枯槁，只等一阵轻风，就奔向来年新的新生。我先前有没有见过相似的桃林呢？我开始在脑海中搜索。大石洞村，那里的桃树应该和眼前的差不多吧。当时我是阳春三月的去，眼里心里全是桃花，至于桃树，只是有个模糊的样子罢了。

说起大石洞村的桃林，眼前的景象忽然就有了颜色。几十亩桃树正值花开，如火如荼，四周是苍翠葱茏的松林，众星拱月。鼻息间是淡淡的杏仁的气味，那是桃花独有的清冽气息；入眼是桃花粉嫩的小脸蛋，轻盈的五片花瓣吹弹可破，浓密纤长的花蕊扑闪扑闪。最难得的是这些桃树都是数十年的老树，高挺茁壮。对了，尽管枝头上全是盛开的花朵，可我依稀还记得枝干确实不是笔直的。

虽然记忆中的桃树对了号，可我又陷入了新的臆想。我再看周围的环境，苍山脚下，洱海之滨，桃树也浸润了几分灵气吧。再看看桃林前的石碑上“理想路”几个大字，顿悟了悟：桃树久居大学殿堂，耳濡目染，还多了几分文气吧！

我忘记了初见时的误会，久久凝视着这一片桃树。其实，我对桃树并不陌生。小时候，家中的院子里就有两株桃树，可我只沉迷于桃花的美色，满足于桃子给我的口腹之欲，甚至没有留意过隆冬时节桃树的样子。我从没认真思考过，如果没有桃树熬过了风霜雨雪，又怎能在来年盛开、结果？

不结果的果树

■ 施福昆

几年前，买了一棵嘉宝果树。起因是我喜欢嘉宝果，特别希望将来有一天能摘到新鲜的果子。我知道种果树不容易，但嘉宝果树的叶子和树冠也好看，即便我照顾不专业，只当养一棵观赏植物也是不错的。

我认真浇水护理，嘉宝果树长势一直很好。叶子青翠水灵，每每看去都很养眼。只是，这棵树从来没有结果的迹象。我一开始十分期待，每当有新枝叶长出，就仔细细观察，看是否会长出花骨朵并开花结果。但见此树每次只长叶子，慢慢地，我不再有任何期待。

虽然这棵树不结果，我还是会定期修剪，调整树冠的形状。所以，嘉宝果树真的成了一棵观赏植物。没能摘到果子，没有达到最初的期待，但我也没有失望，因为这棵树的的确确给家里带来一些乐趣。

有一次，与朋友说起家养的植物，我提到嘉宝果树在我的照料下只长叶不结果，大概是土壤湿度保持不好，或者肥料施得不对，或者养在花盆里不利于根茎生长。总之，我实在不知道什么环节出了问题。朋友听后，问我是否试过环割。我摇头，从来没听过这个词。朋友解释说，这种方法适用于部分果树，就是将树皮环绕切去一部分，让养分在伤口上方积累，促进开花结果。朋友怕我不懂，还找了视频给我看，果然是在树皮上切一刀，剥掉一层，我得看心有不甘。的确，嘉宝果树在我这里没吃过什么苦，但也没结下什么果。

记得俗语中有“树怕伤皮”的说法，我一直以为不能伤到树皮。伤皮对树来说应该是有害的，毕竟割断了输送养分的通道。我想不到的是，这种伤皮的痛却有好处，能促使果树结出更丰硕的果实，这一点确实给人很多启发。

也许树同人一样，成长过程中过于一帆风顺反而不好。有时候，人总要吃一些苦，走弯路、碰壁，才能积累阅历、磨炼心智，最终升华自我并取得一番成就。这个过程像极了给果树环割的操作。磨难固然会造成一时伤痛，但有时也会带来收获，帮助我们更好地前行。



法 国著名作家、哲学家加缪说过：“重要的不是永恒的生命，而是永恒的生命力。”只有活力，才是生命存在的意义，我们无法对形如枯槁的生活表示沉默，我们只有不断激发个人自身的活力，让生命绽放，让生命如电光石火般划过人生的夜空。面对那些心如死灰的麻风康复者，李桂科就是用点滴的关怀，激发他们的生命意志。

遇到哪个老人的生日，李桂科要组织村民为他庆生，特别是无依无靠的麻风康复者，更是要让他们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暖。庆生也有多种方式，有时是传统的聚餐，给老人煮长寿面、敲寿桃。有时却是西式，让孩子们给老人唱《生日歌》，让他们许愿吹蜡烛，吃蛋糕。那些老人们乐开了花，活了七八十年，从没玩过这样的新花样。有些老人，可能一辈子也没过生日，父母没有给他们庆过生日，子女没给他们做过寿。有些老人，连自己的出生年月都记不得，更谈不上过生日。所有的麻风康复者，李桂科都给他们过生日。麻风治愈前，他们承受着身体和心理双重的痛苦与孤独。麻风治愈后，李桂科要让他们在有生之年，能感受到人世间的温情。

让外边的人走进传说中的麻风院，让村里人走向广阔的世界，确实拉近了山石屏与社会的距离。黑惠江不再成为地理的阻隔，“麻风康复者”不再成为心灵的阻隔。麻风

康复者到了首都，到了繁华的大都市。他们也见到了来自改革开放前沿的志愿者们，还有那些活力四射的大学生。

山石屏人不再灰头土脸，不再长吁短叹，不再整日面对黑惠江峡谷坐吃等死。他们已经治愈了，他们要敞开双臂迎接新生，在离开人世之前，好好活一场。

山石屏人不再惧怕赶街，不再担心被人看不起。他们去赶炼铁街、长邑街、洱源街，他们养的猪和鸡再也不愁卖，他们的鸡蛋赶街半路上就被人买走。他们也能从商店里购买牛奶和百货，也能在货摊上挑选自己中意的小东西。

说到养鸡，山石屏的鸡和别处的鸡不同，是真正的“飞鸡”，正如陶渊明《归园田居》里写的那样，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只不过山石屏的鸡飞得更高，他们夜间栖息在核桃树上，白天在树林间觅食。我去山石屏的时候，正好山外的客户要买山石屏的“飞鸡”，几个老人便乘夜爬到树上捉鸡，这是件体力活，也是件技术活。换了我，没这个本事。我离开山石屏的时候，顺便帮他们拉到县城。客户早在那里等着。当下，人们的健康意识增强，追求生态的食材，山石屏的生态鸡应当大有市场。

麻风康复者周政泽告诉我，以前他回牛街老家，都是夜里悄悄进村，看看老人，天不亮早走。现在不必担心，可以坦然地回家，去亲戚朋友家吃饭，大伙也不嫌弃。有时回

老家，还东家进西家出，想吃就吃，想喝就喝，隔隔早已消除，这在十多年前，想都不敢想。

杨晓元是山石屏屏村主任。麻风治愈后，他留在山石屏当院长，后来又干党支部书记。他也做点皮货生意，赚了点钱。后来他回此碧湖镇炼城村花了五万块钱买了院子，把老婆孩子全迁出去，现在儿孙绕膝，与村里人也相处融洽。

李桂科说：“让麻风康复者回归社会，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再受人歧视。这也是麻风康复的内容之一。不光要身体健康，还要心理康复，社会康复，最后落脚到经济康复，手中有钱，腰杆才硬。”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李桂科给每位麻风康复者都准备了棺木，是让他们对自己的身后事放心，坦然地度过余生，这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他带着山石屏村人过清明节、中元节、祭祀亡人，是为了让活着的人懂得“生生不息”的道理。

李桂科还总结了“山石屏精神”：以院为家、和睦相处、与人为善、相互关爱、尊重生命、热爱生活。长期以来，麻风康复者承受着疾病、社会歧视、子女疏远等三重折磨，使得他们的性格发生扭曲。有的自暴自弃，有的锱铢必较，有的急躁易怒，互相之间也容易发生争执，自私、狭隘、偏激、不团结。因此，李桂科要求他们“和睦相处、与人为善、相互关爱”。李桂科还让麻风康复者之间互相照顾，专门安排了行动方便的康复者与肢残或眼盲的康复者同住，让残疾康复者有人照顾日常起居。同时，让他们意识到，每个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不管是正常人还是患病的人，不管是位高权重者还是底层的“草根”，都拥有平等的生存权。同时，要热爱生活。人活着不易，活一天就开开心心过一天，不要留下遗憾。哪天要离世了，也坦然面对死亡，不必有太多的挂碍。如此，人生便是圆满，便是大自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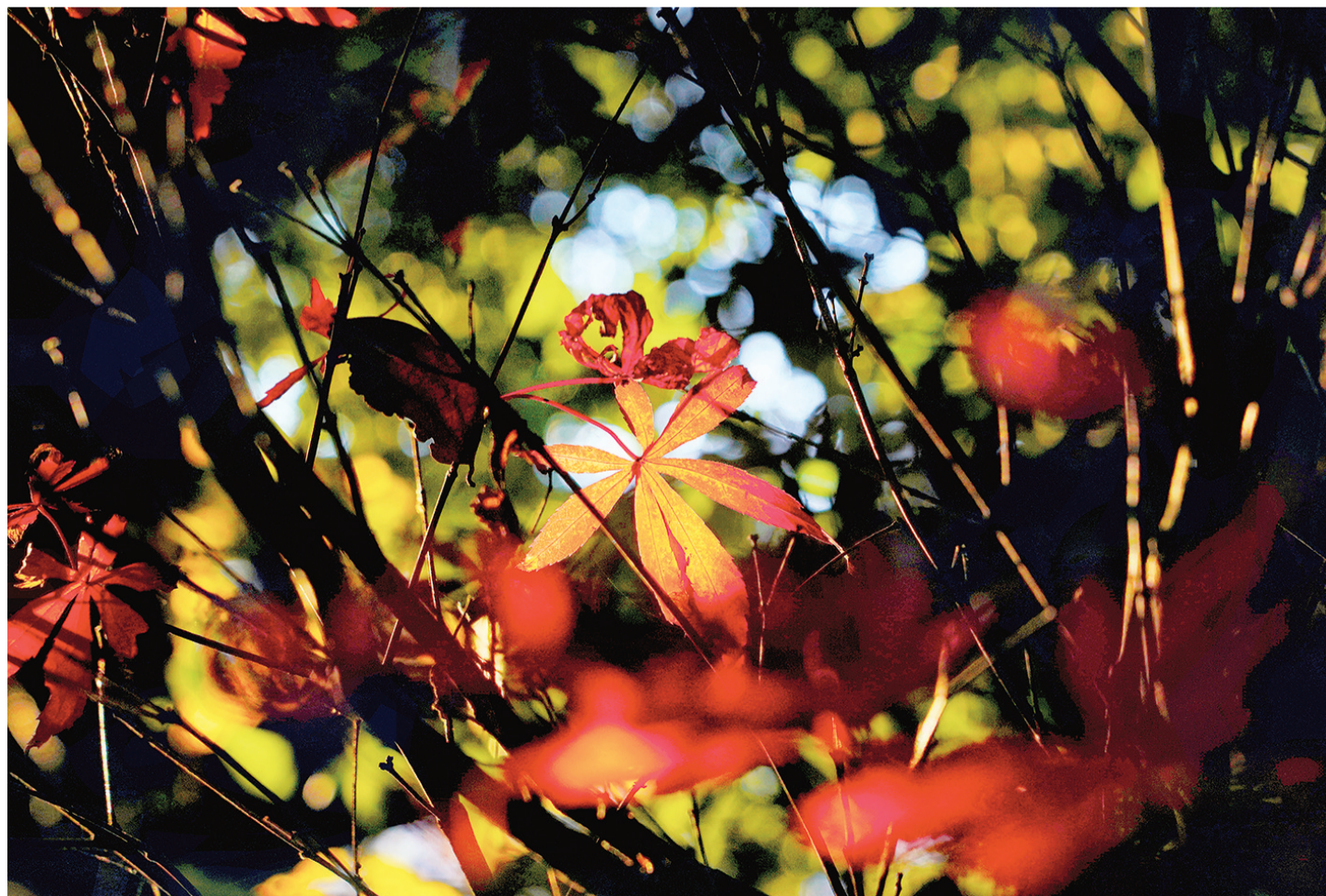
李桂科的这些理念，深刻地影响着山石屏的康复者和他们的家属子女。

和颜六色的李桂科，“温柔而坚定”地改变着山石屏的容颜。

李桂科的这些理念，深刻地影响着山石屏的康复者和他们的家属子女。

和颜六色的李桂科，“温柔而坚定”地改变着山石屏的容颜。

连载 60



冬日晨光

饶国生摄